

世界文化
名人文库

SHIJI WENHUA MINGREN WENKU

下

欧文文集

万紫 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世界文化名人文库

欧 文 文 集

(下)

短篇小说集

华盛顿·欧文 著

万 紫 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文文集 / (美) 欧文 (Irving, W.) 著; 王义国, 万紫译.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8. 12

(世界文化名人文库)

ISBN 7-5043-3213-5

I. 欧… II. ①欧… ②王… ③万…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
美国-近代 IV. I71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0679 号

书名	欧文文集 (上、下)	规格	850 × 1168 毫米
作者	华盛顿·欧文	印张	15.125 (上) 11 (下)
翻译	王义国 (上) 万紫 (下)	开本	大 32
责编	王 平	版次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贵校	陈丹桦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出版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书号	ISBN 7-5043-3213-5
	出版		/I·454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数	1-4000 册
印刷	地矿部保定工程勘察院胶印厂	定价	38.00 元 (上、下册)

目 录

德国学生的奇遇	1
意大利青年的故事	8
黑店	36
海盗基德	52
魔鬼和汤姆·华克尔	60
黄金梦	77
黑人渔夫历险记	105
大块头先生	141
——一辆驿车的浪漫故事	
圣马克节前夕	153
阿拉伯星相家的传说	163
爱情的巡礼者	182
摩尔人的遗产	213
三位美丽公主的传说	234
阿尔罕伯拉宫的玫瑰的传说	258
独臂总督和兵士	275
乳白石像的传说	293

着迷的兵士	312
唐·穆尼奥的传说	325
欧文生平创作年表	332



德国学生的奇遇

正当法国大革命汹涌澎湃的时代，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一个德国青年深夜回到寓所去，经过巴黎一个古老的区域。电光闪闪，雷声在那些窄而高的街道上隆隆地震动着——不过我应当首先告诉你们一下关于这个德国青年的情况。

戈特弗里德·沃尔夫冈是个好人家的青年。他在戈丁根^①念过书，可是因为他生性热情，爱空想，结果走到狂放的哲理中去了，德国学生往往上这种当。他那孤独的生活，加上认真用功，研究学问的那种古怪的气质，对于他的身心都产生了影响。他身体受了损伤，想象力也有点病态。他对于精神的本质，老是想入非非，到后来，同斯韦登伯格一样^②，在自己周围构成了一个主观世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起了一个念头，老说有一种魔力缠绕着他，有个魔鬼要引他上圈套，送他到地狱里去。他那种忧郁的性情加上这种观念的影响，使他极其消

① 戈丁根：普鲁士城市。

② 斯韦登伯格（1668～1772）：瑞典神学家，神秘主义者，自称上帝的预言人，能同神灵往还。

沉。他变得又憔悴又沮丧。朋友们发现他受到这种心病的折磨，断定最好的医治办法是改变环境；于是就把他送到巴黎的繁华世界里，去完成他的学业。

沃尔夫冈到了巴黎，正是革命爆发的时候。起初群众的狂热投合了他那种热烈的思想，他听了当时的政治和哲学理论，五体投地。可是后来流血的情景震动了他那种敏感的气质，对社会，对世界，都感到厌恶，于是就更加隐遁起来。他在学生们聚居的拉丁区找了一间寂寞的住处，就在索尔邦^①修道院门墙附近的一条阴暗的街上，他关起门来，又搞起自己所喜欢的那套空想来了。有时候他跑到巴黎的大图书馆里一坐几个钟头，那里藏着许多过去作家的著述，他翻查着那些尘封中的陈旧书籍，找些精神食粮，配合自己那种不健全的胃口。他似乎成了一个文字上的食尸鬼，老从陈旧文献的藏骸所里找粮食。

沃尔夫冈虽然孤独隐遁，却是满腔热情，不过这种热情暂时只在他的想象上起作用罢了。他对于人情世故一窍不通，又怕见人，因此对于妇女不敢接近，可是他对于女性的美却又热烈倾慕，在那孤独房间里，对于所见的形影面貌时常想入非非，而且在想象中也时常刻画装点一些可爱的形象，远远超过了实际上的人物。

正当他思潮激荡，想得出神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对于他起了非常大的影响。他梦见了一个女人的脸孔，美丽无比。这个印象太深刻了，因此他接二连三地梦见她。他白天想她，晚上睡眠，总离不了这个形象。总之，他对于这个梦中的幻影热烈地钟情起来。这种情感日积月累，对于心里怀着忧郁的

^① 原来是巴黎一个神学院，后来改为巴黎大学。

人，它就变成了牢不可破的念头，有时候人家以为他发了疯。

戈特弗里德·沃尔夫冈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我开始说的这段时间，他就是这样的情况。一个狂风暴雨的深夜里，他正在回家的路上，经过巴黎古老的马雷区几条阴暗陈旧的街道。那里街面狭窄，房屋又高，隆隆的雷声震得很响。他走到了德·格雷夫广场，就是当时的法场。电光在古老的德·维尔旅馆的许多尖阁上闪动，照得前面一片空地上忽明忽暗。沃尔夫冈正穿过这个广场，一见自己来到断头台跟前，吓得连忙向后退缩。当时正当恐怖统治的高潮，这个可怕的杀人工具摆在那里，随时可用，断头台继续不断地流着正直和勇敢的人们的鲜血。就在当天还大起作用，杀了许多人。这时候，在一个沉沉入睡、鸦雀无声的城市里，阴森森地陈列着，等待着新来的牺牲品。

沃尔夫冈心里感到厌恶，正要从那架可怕的机器下战战兢兢地转身回来，只见一个人影，好像在绞架下的台阶底下缩成了一团的样子。接着又是几次雪亮的闪电，照得格外分明。原来是个女人的影子，穿了一身黑衣服。她正坐在绞架下低层的一个台阶上，向前弯着身子，脸孔低到膝盖上，乱蓬蓬的长头发一束束地垂到地面，这时候大雨倾盆，雨水顺着头发向下流。沃尔夫冈停住了脚步。这一座凄凉的灾难纪念台上一定出了可怕的事情了。这个女子的仪表不像是平民阶级。他知道这是一个兴衰无常的时代，有许多美人儿本来枕着鹅绒枕头，这时候却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也许这是一个可怜的持丧人，那把可怕的斧头害得她孤单凄凉，她坐在生命的岸边，心伤欲碎，而她所有的亲人都从这里被抛下了大海，一去不返。

他走到她跟前，以同情的声调向她招呼。她抬起头来，好

像发了狂似地望着他。他借着闪电的亮光一看，大吃一惊，原来那脸孔正是他梦中常见的。脸色灰白忧郁，可是美得令人陶醉。

沃尔夫冈的情绪非常激动，战战兢兢地又去招呼她。他对她说，在这样的深夜里，风雨又是这样狂暴，她还没有地方存身，他愿意带她去找她的亲友。她用可怕的手势向断头台上一指。

“在这世界上没有我的亲友了！”她说。

“可是你总有个家，”沃尔夫冈说。

“是的——在坟墓里！”

学生听到这句话，伤心透了。

“假如一个生人可以冒昧地提出，”他说道，“而不致于引起误会，我情愿把我的陋室给你存身，我和你做个诚恳的朋友。我在巴黎也没有亲友，在这里是个异乡人。不过如果我的生命能有什么用处，那可以由你支配，我宁肯冒死，也不让你受到危害和侮辱。”

这位青年的真切诚恳的态度产生了效果。他那种外国口音也于他有利，证明他不是巴黎的普遍居民。的确，只要有真诚的热情，就有不容置疑的说服力，那个无家可归的陌生人十分信任这个学生，就接受了他的保护。

他扶着她，摇摇晃晃地跨上了纳夫桥^①，走过亨利四世的像被群众打倒了地点。这时候风雨小了，雷声在远处还隆隆地响着。巴黎全城静悄悄的，人类的狂热，好比一座大火山，暂时休息了，好准备新的力量，明天再来爆发。这个学生带领

^① 塞纳河上的一座桥。

着由他保护的女子走过了拉丁区一些古老的街道，走过了索尔邦修道院的暗淡墙壁，到了他所寄住的那家幽暗的大旅馆。看门的是个老太婆，替他们把门一开，看见沃尔夫冈异常忧郁的样子，还带着一个女伴，感到很惊讶。

这个学生一进房间，第一次为自己住处的简陋而脸红。原来他只有一个房间，是一间老式的沙龙，雕刻得很精细，旧日豪华的遗迹，把那屋子点缀得奇形怪状。因为这是一家卢森堡宫^①区域的旅馆，本来是贵族的产业。屋里乱堆着书籍文件，还有学生的一般用具，屋子一头有个壁龛，放着他的一张床铺。

点灯以后，沃尔夫冈可以把陌生人端详得更仔细些，这时候他更加醉心于她的美丽。她的脸色灰白，可是美丽耀眼，衬托着乌黑的头发，密密丛丛地垂在两边。她一双眼睛又大又亮，神色异常，似乎有点发狂的样子。她虽然罩着一件黑长袍，还可以看得出十分匀称的身段。她的服装尽管极其朴素，整个仪表却非常动人。她身上惟一可以算作装饰品的东西只有一条围着脖子的黑色的用钻石扣起来的宽领带。

学生开始为难起来，这样一个孤苦的人，投奔前来靠他庇护，如何安置呢？他想把他的房间让给她，自己到别处去安身，可是，他又被她的风韵迷住了，好像在他的思想和感觉上都加了一道符咒，要离开她，简直走也走不动了。她的举止也奇怪，叫人说不清楚。她不再谈断头台了。她的悲苦也减轻了。这位学生的殷勤起先取得了她的信任，后来，自然又赢得

^① 巴黎的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建于1615年。大革命时成了囚禁贵族的监狱。

了她的芳心。她显然也和他同样的热情，彼此就心心相印了。

当下沃尔夫冈在迷恋之中，明白说出了自己对她的热情。他告诉她，自己如何做过一个神秘的梦，如何在见面之前早已倾心爱慕她了。她听了她一番叙述，大大地感动，也承认自己心里对他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意。当时是理论狂放，行为不受拘束的时代。陈旧的成见和迷信都取消了；凡事都听命于“理智女神”^①。婚姻的形式和礼节也属于旧时代的废物一类，大家开始认为，只要有崇高的精神，这些都是不必要的束缚。当时民约流行，沃尔夫冈本来是个理论家，听到当时的自由主义，自然不免受些熏染。

“我们何必分离呢？”他说。“我们两人已经同心了。从理智和道义上来看，我们好比是一体。两颗高尚的心灵系在一起，又何必需要什么肮脏的形式呢？”

陌生人含情脉脉地听着，她显然也受到同一学说的启发。

“你没有家庭，也没有亲人，”他接着说，“让我就做你的一切吧，或者不如说，让我们彼此互做一切吧。假如还必须什么形式，那我们决定遵照形式——这是我的手，我对你立下永远的山盟海誓。”

“永远的吗？”那陌生人庄严地说道。

“永远的？”沃尔夫冈又说了一遍。

陌生人抓住了他伸给她的那只手。“那么我就是你的人了，”她低声说着，一面靠在他胸前。

第二天早晨，这个学生让他的新娘睡着，自己一清早就出

① 法国革命时扫荡了一切现行制度，只崇拜人类的理智，加以具体化，奉为“理智女神”。

去找一个宽敞点的寓所，以适应新改变的环境。他回来时，发觉那陌生人垂着头躺在那里，一只胳膊抱着头，他对她说话，可是她不作声。他走过去要唤醒她，免得她躺得那样不舒服。一拉她的手，手是冷的——没有脉搏——只见她脸色苍白，像死人一般。总而言之，她只是一具尸体。

他在恐怖慌张之中把整个公寓的人都惊动了，接着是一场忙乱。警察也被喊来了。警官走进屋来，一见那个尸体，惊得向后倒退。

“老天爷！”他喊道，“这个女人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你知道她的情况吗？”沃尔夫冈连忙问道。

“我知道？”警官喊道，“她昨天上了断头台。”

他走上前去，把那尸体脖子上围着的黑领带一解，那颗头一骨碌就滚在地板上了。

那个学生简直发了狂。“这恶鬼，这恶鬼把我弄到手了！”他尖叫了一声，“我永远完了。”

他们想法子安慰他，可是白费力气。他抱定了一个可怕的念头，说是一个恶鬼附在死尸身上来陷害他。从此他就神经错乱，后来死在疯人院里。



意大利青年的故事

我生在那不勒斯。我的父母亲爵位虽高，家境却并不富裕，说得更恰当些，我父亲好铺张，入不敷出，为了他的邸宅、仪仗、仆从，花了很多钱，因此他的经济情况老是很困难。我是个小儿子，父亲看我无足轻重，他本着家族尊严的原则，要把一切财产传给长子。我从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极端的敏感。样样事物对我都有强烈的影响。当我还是个抱在母亲怀里的婴儿时，我还不会说话，他们就能借着音乐的力量，感动我，使我痛苦或愉快，达到奇异的程度。后来随着我的年龄增长，我的情感也越来越敏锐了，我很容易激动，大喜或狂怒。我们家里的人和佣人们都喜欢逗弄我这种容易冲动的脾气，他们弄得我哭，逗得我笑，惹得我怒，大家看见这样小小的个子发着这么大的脾气，都很开心，觉得好玩。他们没想到，也许就没理会，这样就培养了我这种危险的敏感。因此我的理智还没发达，已经成了一个小小的感情用事的人。在短短的期间里我已经成长得不好玩了，而变成使他们烦恼的人。他们逗弄我，使我学会了许多恶作剧和乱发脾气，这时候就讨人厌了，

教我的人为了他们所教的这些东西而不喜欢我了。我母亲死了，我作为一个娇纵的孩子的权力也就完了。现在人们用不着迁就我，容忍我了，因为我既然得不到父亲的欢心，对我迁就容忍也就没有什么好处了。因此我经受了一个惯坏了的孩子在这种景况之下的命运。谁也不理会我，有人理会，也只是折磨我，顶撞我。这就是一颗少年的心所受的早期的遭遇，如果我还可以下个判断的话，本来这颗心是能够自然地倾向极端的敏感和深情的。

我父亲，前面我已经说过，从来就不喜欢我——事实上，他从来就不了解我。他把我看成倔强任性、天生刻薄的人。其实是他自己那种威严的神气，高傲的容貌，吓得我不敢接近他的怀抱。我想起他来，脑子里总是出现我看到过的样子：穿着元老院议员的袍子，夸耀得意地沙沙响着。他那副高贵的气派吓退了我的幼小的想象力。我始终不能用一个孩子信任父母的爱去接近他。

我父亲的感情完全在我哥哥身上。他将来是家族爵位和家族尊严的继承人。因此，样样事物都为他作出牺牲——不但样样事物，连我也在内。家里决定要我献身于教会。这样一来，我的脾气和我本人就不至于耗费我父亲的时间，给他增添麻烦，也不至于妨碍我哥哥的利益。因此，我在少年时期，一颗心还没有开始接触到社会，领略到人世的快乐，除了我父亲的邸宅附近，外界的任何事情都不了解，就被打发到修道院里去了，修道院院长是我的舅舅，父亲把我完全托付给他了。

我舅舅是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人，他始终没有感觉到人世的乐趣，因为他从来没有领略过。他认为严格的克己是基督教道德的伟大基础。他认为每个人的性情都和他一样，至少也是

他要他们和自己一样。他的性格和习惯对于他所领导的团体很有影响。聚居一起的人们没有比他们更阴沉更忧郁的了。设立这个修道院就是为了要引起人们的悲哀凄凉的思想的。它坐落在维苏威^①以南的群山中的一个阴暗的峡谷里。由于不生草木的火山高高地遮在前面，一切远景都看不到。围墙下一道山溪呼啸奔流，角塔周围时常传来老鹰的尖叫声。

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年纪太轻了，因此我对于离别了的乡村景物，不久就都模糊起来。于是我随着思想的发展，就根据这座修道院和周围的环境构成了一个世界，在我看来是一个凄凉的世界。一种忧郁的色彩就这样很早染上了我的性格，而僧侣们讲的那些凄惨的妖魔鬼怪的故事惊吓着我那幼稚的想象，使得我从此有一种迷信的倾向，终生不能摆脱干净。从前我父亲那一家人拿我的热情逗乐，这时候他们也照样以此为乐。我至今还记得，到了维苏威火山爆发的期间，他们给我的热烈的幻想上添了多少恐怖。我们离那火山很远，中间隔着许多大山。可是火山爆发起来，震撼了大自然的结实基础。地震一来，仿佛我们修道院的塔楼都要垮掉。夜间，天空里升起血红的邪恶的光，风吹着一阵阵灰土，落进我们那狭窄的山谷里，僧侣们谈起来总是说，我们脚下的大地就像蜂窝一般，熔岩成了河流，通过地脉汹涌地流着，地心里还有岩洞，冒着隆隆有声的硫磺的火焰，那是魔鬼和罪人的住处。还有火坑，随时可以在我们脚底下张开大口。山上发出隆隆的响声，远远地低吼，震动着我们院内的墙壁，而这种种故事也就成了伴唱的悲歌。

① 意大利南部大火山。

有一位僧侣本是个画家，后来隐遁起来，甘心过这种凄凉的生活，为的是赎什么罪。他是个忧郁的人，在他那寂寞的小房间里画画，可是他把艺术作为苦修的源泉。他的工作就是用画布画人的脸，用蜡来仿造人像，表现的全是死亡的痛苦，以及各种程度的消亡和衰败。他的作品表达了陈尸所里种种可怕的神秘，甲虫和蛆虫的令人恶心的宴会。我至今想起他那些作品来，就会不寒而栗，感到恶心。可是在当时我那股子强烈的想象力，因为没有正当指导，却热心地跟他学画。修道院枯燥的功课和单调的工作实在难受，随便怎么变换一下都好。不久我就能画出很好的铅笔画来，他们认为我那些阴沉的作品居然够得上点缀礼拜堂的神坛。

一个富于情感和幻想的人，就在这样凄惨的情况下教养成长。凡是我本性里一切亲切和蕩的情感都给压制下去，培养起来的全是无益的粗野。我的性格是热情、敏捷、活泼、激烈的，形成一个十足仁爱虔诚的人，可见我这一切优点都压上了一只铅一般的手。在这里人们教给我的只有恐惧和仇恨。我恨我舅舅；我恨那些僧侣；我恨这个禁锢我的修道院；我恨世界；我想，大概因为我已成了一个多恨的可恨的动物而几乎恨我自己。

等我快满十六岁的时候，有一次院里准我陪着一位师兄到国内远方去传道。我们很快就离开了那个把我禁锢了多年的阴沉山谷，在山里又走了不久，豁然开朗，望见了那不勒斯海湾上一带美好的风景。我的天！当我放眼一看，一片美丽明媚的广阔田野，树林和葡萄园青葱茂盛；右边是双峰耸立的维苏威，左边是蔚蓝的地中海，那迷人的海岸，密布着耀眼的市镇和华丽的别墅，而那不勒斯，我的故乡那不勒斯，隐隐地闪现

在遥远的地方。

仁慈的上帝呀！原来这就是和我隔绝了的美好世界！我早已到了情感如同鲜花怒放的年龄，可是我的情感却受到阻碍而冷却了。这时候突然迸发，正像延迟了的春天一样。我的心一向总是极不自然地萎缩着，这时候突然奔放，情绪模糊而愉快。自然的美陶醉了我的心——使我着了迷。农民的歌声，他们那种愉快的脸色，欢乐的业余生活，五光十色的服装，乡村的音乐，他们的舞蹈，像魔术一样忽然到了我眼前。我的灵魂响应着乐声，我的心在胸中跳舞。一切男人在我看来都很和蔼，一切女人都很可爱。

我回到了修道院，也就是说，我的身子回去了，可是我的心灵却永远不再回去了。我不能忘记这次所见到的美丽快乐的世界——一个非常适合我本性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我感到多么快活，和那座活人坟墓的修道院相比，我觉得我成了另一个人。我拿亲自见到的生气勃勃、新鲜欢乐的面貌对照僧侣们那种苍白、呆滞、黯淡无光的神色，拿跳舞对照礼拜堂里唱赞美诗时单调、沉闷的声音。我早就感到修道院里的功课令人厌倦，如今更无法容忍了。沉闷的日常工作消磨着我的精神。修道院里那种令人烦躁的咣咣的钟声，大大刺激我的神经，它老是在深山里发出回声，老是呼唤我夜里不要睡觉，白天不要绘画，专心去做呆板乏味的礼拜仪式。

按我的性情，我不是一个考虑很多而不去实行的人。我的精神忽然提起来了，这时候心里大彻大悟。我等到了一个机会，就从修道院里逃了出来，步行到了那不勒斯。当我走进了城里繁华热闹街道，看见周围的熙熙攘攘丰富多彩的生活，那些华丽宫殿的阔绰，堂皇的仪仗，以及五光十色的人们哑剧